



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成果



元代普陀山高僧一山一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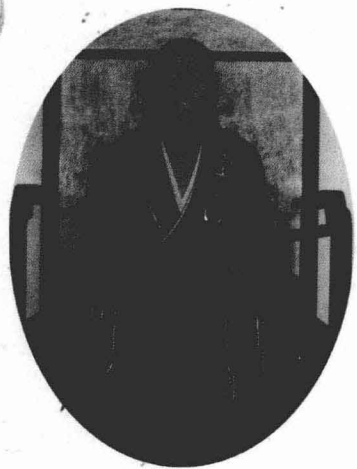
南海戒忍書



楼筱环 张家成 著



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成果



元代普陀山高僧一山一寧

南海戒忍書

樓筱环 张家成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代普陀山高僧一山一宁/楼筱环 张家成 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9. 2

ISBN 978 - 7 - 80254 - 102 - 3

I. 元… II. ①楼…②张… III. 一山一宁(1247~1317) - 传记 IV. 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3264 号

元代普陀山高僧一山一宁

楼筱环 张家成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73175(编辑部)

责任编辑: 霍克功

版式设计: 陶 静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7.25 印张 180 千字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4 - 102 - 3

定 价: 20.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缘起	(1)
第二节 学术界关于一山一宁的研究现状	(3)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思路	(7)
第二章 一山一宁赴日的社会文化背景	(9)
第一节 两宋时期的江南佛教禅宗的盛行	(9)
第二节 “文字禅”的流行与佛教文化艺术的 繁荣	(13)
第三节 宋明理学的兴起与“三教合一”思潮	(16)
第四节 两宋时期中日两国僧侣的往来	(17)
第三章 一山一宁的生平事迹	(25)
第一节 前期生平	(25)
第二节 赴日经过	(28)
第三节 日本弘法	(42)
第四章 一山一宁禅学思想及其文学艺术修养	(60)
第一节 一山一宁禅学思想初探	(60)
第二节 一山一宁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	(72)

第五章 一山一宁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86)
第一节 一山一宁对元代中日民间往来方面的贡献	(86)
第二节 一山一宁赴日对日本禅宗的影响：一山派的建立及传承	(94)
第三节 一山一宁赴日对日本“五山文学”所起的作用与影响	(112)
第四节 一山一宁对传播宋代理学及禅宗艺术的影响	(132)
结束语	(148)
附录一 一山国师年谱	(152)
附录二 《一山国师妙慈弘济大师语录》简注	(162)
参考文献	(222)
后记	(227)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缘起

普陀山乃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其声名响振海内外。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普陀山尤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日本佛教徒来说,普陀山被认为是日本观音菩萨的中土故乡。同时,普陀山之所以成为观音道场,也与日本有关,因其开山祖师,便是来自日本国的惠锷大师^①。于是普陀山与日本之间自古以来便地缘、佛缘相连。古代中日之间这种关联因为元代普陀山高僧一山一宁的赴日而达到了古代中日文化友好往来的顶峰。

一山一宁(1247~1317),浙江台州临海人,临济宗杨岐派十世法裔,宋末元初禅宗高僧。元大德三年(1299年)八月,元朝欲选派一名僧,前往日本劝降。结果,一山以元朝外交使节的身份赴日,却以其精深的禅功和博学,得到了北条贞时及龟山、后宇多天

^① 亦作慧萼,日本禅僧。籍贯、世寿不详。约于日本承和(834~847)初年,奉日本橘太后之命来唐,由雁门登五台山巡拜圣迹,后参谒杭州灵池寺齐安国师(马祖道一法嗣),转达橘太后之旨意,并延请义空禅师赴日弘扬禅法。日齐衡元年(854),惠锷再度来唐,登五台山,于岭顶得观音圣像。唐大中十二年(858年),于奉归日本途中,经海路补陀洛伽山边(宁波故昌之海滨),船忽不动,及请出圣像,船始能行,师遂止而建寺奉像,号补陀洛伽山寺,为南海第一名利。可参见《佛祖统纪》卷四十二、《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三等典籍相关记载。

皇的崇信，先后应请镰仓的建长寺、圆觉寺、净智寺以及京都的南禅寺，弘传宋朝的纯粹禅风于日本的皇室贵族之间。日本文保元年（1317年）示寂，终年71岁。日本后宇多天皇谥赐“国师”称号，并亲题像赞：“宋地万人杰，本朝一国师。”

一山一宁长期在日本弘传临济禅法，并建立了日本禅宗二十四流之一的“一山派”。该派人才济济，如梦窗疏石、虎关师炼、雪村友梅、苇航道然、桃溪德悟、镜堂觉圆等皆为五山禅林的代表人物。一山法嗣有雪村友梅、石梁仁恭、闻溪良聪、东林友丘等人。后来，雪村之法孙如云溪支山、太清宗渭、太白真玄、南江宗沅、叔英宗播、万里集九、季琮真蕊、龟泉集证等人，都与梦窗派往来密切。此外，近世儒学泰斗——藤原惺窝亦为雪村的法孙。

一山还被尊为日本朱子学之祖。其人对儒、道、诸子百家，乃至稗官小说、乡谈俚语皆甚为熟稔。其宗风对后世日本五山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

一山一宁圆寂后，后宇多法皇下令在南禅寺南禅院龟山帝庙旁建“一山国师塔”，安葬国师遗骨。此塔至今仍保存完好。还请专人雕刻一尊一山一宁的木制坐像，供奉于南禅寺南禅院，以为永久的纪念。

一山一宁圆寂后的第三年（1319年），日本东光寺僧、一山一宁弟子月山友挂贲一山一宁牌位入元，将牌位奉纳于育王山。一年以后，一山弟子（侍者）了真等又携所录师之语录回国征求旧友题跋，使得其法语得以在故国流传。

直至近代，民国十四年（1925年）“人间佛教”的倡导者太虚法师（1890~1947）等一行22人，在赴日本参加东亚佛教大会之际，在京都南禅寺为一山一宁建立了纪念碑。

2004年10月7日，“一山一宁国师纪念堂”及其灵塔落成法会在普陀山普济寺隆重举行。普陀山各寺院僧众和以日本东京都临济宗南禅寺派管长中村文峰长老为首的日本宗教友好代表团一

行 24 人参加了法会。历史长河中的英雄人物,终于魂归故里。

第二节 学术界关于 一山一宁的研究现状

然而,对于这样一位佛教学养丰厚,且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以及中日外交史中都占有举足轻重地位和影响的禅宗大师,学术界乃至教界对其的相关研究却十分薄弱,至今为止仍然缺乏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可以说,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日本,关于一山一宁的研究都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局面,概括而言可能有如下几个原因:

1. 一山一宁作为元朝廷使者的特殊身份及“招降日本”的使命使然;

2. 作为高僧的一山一宁,主要是在赴日以后以其学养名震扶桑,且此后长期住日本直至终老。故国内及日本学者皆于有意无意地忽视之;

3. 资料上的原因。除《一山国师语录》(收录于《大正藏》)之外,其他有关资料很少在国内流传。这也给研究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有鉴于此,国内有关的佛教史、禅宗史著作中也很少提到一山。如著名佛教学者杨曾文先生在其《日本佛教史》对一山一宁曾有所介绍,而在其新著《宋元禅宗史》对一山一宁却是只字未提。目前现有的关于一山一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学暨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

从相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来说,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要好于国内学者。其中以木宫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中的有关论述为代表,其他的主要是一些个别的论文。但总的说来,还是显得比较简单和笼统,这与一山一宁在佛教史和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与

作用是极其不相称的。

正因为如此,说明一山一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十分重大。对一山一宁进行系统的研究,不仅可以填补禅宗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薄弱环节;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今时代,回顾和探讨一山一宁及其对元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贡献,对于加强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也是我们选择一山一宁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缘由。

以下即根据我们的不完整的搜集和掌握到的有关文献资料,对于一山一宁的研究现状略作介绍和综述。

1. 包江雁于2001年2月发表于浙江海洋学院学报的《“宋地万人杰本朝一国师”——高僧一山一宁访日事迹考略》一文,可以算是国内学界研究一山一宁的较早的一篇学术论文。论文认为一山一宁访日正当元世祖两次东征失败之后,恢复了因战争而中断近二十年的中日关系,一山在日本留居十八年,创建了禅宗一山派,受到日本两代天皇的尊崇。一山在日本不仅弘扬佛法,而且还传播了宋学、文学及书画艺术,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该文从一山派、宋学、书画几个方面概略了一山一宁的访日事迹。

2. 朱颖、陶和平于2003年发表于《日本研究》第一期的《试论一山一宁赴日在中日关系的意义》一文,着重对一山一宁出使日本的政治意义及历史作用进行了探讨。认为一山一宁出使日本主要贡献有三个:一是受命非常时期,修复了两国关系;二是树临济宗风立足,开王族参禅先河;三是继往开来续友好,诚信诚意传宋学。

3. 普陀山佛教协会组织编辑的《普陀山志》,周一良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之王勇、中西进主编的《人物卷》中较为完整地记载了一山一宁的一生。《普陀山志》主要从生平的角度记载了一山一宁的一生;《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之《人物卷》对于一

山一宁,主要从禅学、儒学、文学、书画以及一山一宁对于中日民间交流等几个方面做了概括性的描述。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组织编写的《大正藏》卷八十中的《一山国师妙慈弘济大师语录》,是了解一山一宁生平、思想及其在日弘法情况的最主要最基础最详细的资料。

4. 周一良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之杨曾文、源了圆主编的《宗教卷》也涉及到了山一宁,本书中主要从临济宗传法角度提到了“一山派”。梁晓虹主编的《日本禅》中也涉略到了山一宁其人及其一山派,认为山一宁不仅是禅学高僧,对儒学造詣也颇深。

5. 严雅美的《试论宋元禅宗绘画》一文中提到了一山一宁现存于世的主要题赞。台湾陈清香先生的《东渡日本的宋代罗汉画》一文中,认为宋代东渡日本的罗汉画中,最具代表性者便有一山一宁的十六罗汉画。

6. 浙江工商大学江静教授的《入日元僧一山一宁相关文物初探(元代会议稿)——以留存日本的文物为考察对象》一文,对于山一宁的佛教艺术成就,即留存于日本的墨迹、石刻、题赞以及绘画作了较为翔实而全面的考察、整理,对本书帮助也很大。

7. 日本学者西尾贤隆发表于1990年10月第509期《日本历史》中的《元朝国信使一山一宁》一文以及其《中世の日中交流与禅宗》一书,主要站在亚洲文化的高度分析了一山一宁在日本的影响。文章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阐述了一山一宁的生平,及其元朝之所以派遣一山一宁的原因,认为元朝之所以派遣一山一宁,与普陀山开山祖师是日本僧侣慧锷大师相关,也就是因为普陀山的开山祖师是日本僧人,所以元朝才派遣一山一宁担任使者的。第二部分主要概述了一山一宁在日的情况,较为简略,文中提到了其他资料中较少涉及到的一山派除雪村友梅、虎关师炼、梦窗疏石外的其他弟子,但较简单。

8. 日本明治时期福井淳编的《繪本鎌倉北条九代记》中有“宁一山来朝の事”一节,记载了一山一宁东渡日本之事。文中简略介绍了一山一宁的生平,提到一山一宁之所以被诏至鎌仓,是因为一山一宁是位道法学德的禅僧,同时,北条贞时也喜欢禅法,所以北条贞时招请一山一宁到建长寺,平日里常常听一山一宁说法要。后宇多天皇也是位极重佛心宗流的天皇,于是请一山一宁到京都南禅寺,并常向一山一宁请问大道要语。一山一宁也仍像在原补陀洛寺(今普陀普济寺)时事事垂示的那样,“白花岩前敷,扬古佛家风。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尽底揭翻便见,头头不昧。一十二面,鼻直眼横。三十二身,东倒西播,与么会得,皇恩佛恩一时报毕。”终生没有回到元朝,于文保元年十月留下“横行一世,佛祖吞气,剑已离玄,虚空落地。”偈语,安然而逝,年71岁。^①

9. 日本明治十七年(1884年)出版的《鎌倉北条九代记》书中“宁一山来朝”一节,也简单地介绍了一山一宁生平,文中提到了一山一宁是于正安元年(1299年),船抵达筑紫(今日本福岡县)的太宰府,相州贞时听到此事,认为是蒙古王派人来探查日本的,于是逮捕了一山一宁并把他流放到伊豆国(今日本静岡县)。

10. 日本学者大津润山著的《杭州の古跡》(成书于1945年六月)一书中,《元の使节浙江僧一山国师》一章,从:“一山国师来朝の使命と入国後の国师”(一山国师来日承担的使命以及在日的国师);“一山国师の人物”(一山国师其人);“吾が皇家、北条氏及国人との関係”(与我日本皇家、幕府北条氏及其国人的关系);“国师の臨終と灭後の道徳”(国师临终及其死后的评价)等四个方面,阐述了一山一宁其人、赴日目的、与北条及其国人的关系、死后的评价。

^① 见福井淳编《繪本鎌倉北条九記》,浜本伊三郎出版社,1886年10月,341-342页。

此外,释东初著的《中日佛教交通史》(台湾中华佛教文化馆,1970年6月版)也辟有专节“一山一宁对日文化之影响”分析介绍了一山一宁及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上述资料中,研究的内容比较侧重于一山一宁的某个方面,如在中日两国外交方面所起的作用、对于一山一宁东渡的原因分析或者绘画方面等。而且内容都比较概略。既使对于一山一宁的生平、文学艺术才能、一山派、五山文化中所起的作用、及其理学传播等各方面都涉及到的,也都是概略性地提及而已,没有深入系统的进行挖掘分析整理。

此外,梁晓虹主编的《日本禅》、周一良等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之《艺术卷》、《人物卷》、《宗教卷》以及朱之谦的《日本的朱子学》等书,对于一山一宁的弟子雪村友梅、虎关师炼、梦窗疏石以及二传弟子义堂周信、绝海中津等也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

而日本的《五山文学集》一书全面收集了五山著名人物的著作,包括雪村友梅的《岷峨集》、虎关师炼的《济北集》、义堂周信的《空华集》以及绝海中津的诗文集《蕉坚稿》等。学者北村泽吉编著的《五山文学史稿》一书也较为详细系统的研究了这些著名人物。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思路

本书写作的提纲(章节)与思路如下: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一山一宁赴日的社会文化背景

第三章 一山一宁的生平事迹

第四章 一山一宁的禅学思想及其文学艺术修养

第五章 一山一宁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在第一章“绪论”中,首先说明了本文研究的缘起以及综述学

术界有关一山一宁的研究现状。第二章主要阐述了一山一宁赴日的社会文化背景,主要从两宋时期的江南佛教文化(主要是禅宗)、宋明理学及“三教合一”思潮以及当时的中日关系及僧侣往来等角度进行阐述。第三章主要介绍了一山一宁的生平、渡日经过以及在日的弘法情况。第四章根据《一山国师妙慈弘济大师语录》及其弟子的《语录》等材料,探讨一山一宁的禅学思想特点、深厚理学修养、文学素养与精湛的佛教文化艺术修养。第五章着重阐述了一山一宁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与影响。首先阐述一山一宁赴日对元代中日民间交往所起的重要作用;然后阐述了由一山一宁开创的“一山派”在日本禅宗史上的作用。第三节在分析日本“五山文学”源起的基础上,阐述了一山一宁及其弟子对日本“五山文学”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及其在日本历史中所占的地位;第四节主要以虎关师炼、雪村友梅、梦窗疏石以及中岩圆月为例,分析了一山一宁对宋代理学的传播与影响;简述了一山一宁弟子在禅宗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也即,本章主要从中日民间交流、一山派的传承、对五山文化的贡献、对于理学的传播以及书画等佛教文学艺术的传播四个方面加以阐述,翔实而较为全面。这部分也是本书的重心所在。

我们还根据一山一宁的生平事迹,简单整理了“一山一宁年谱”,并对《一山国师妙慈弘济大师语录》作了简要的注释,以便于有兴趣的读者参阅。

本书是对于一山一宁所作的一次较为完整的挖掘创新,力争对一山一宁其人及其在中日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其对日本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作一客观公正的梳理与评价,以期世人对一山一宁其人能较为全面的了解。但由于资料有限,更是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所以文中难免有不足之处。也恳切希望得到有关专家的批评指正。

第二章 一山一宁赴日的社会文化背景

一山一宁出生并成长在南宋末年的江南。元朝统一江南不久，一山一宁便奉旨出使日本。因此两宋时期的社会文化便构成了一山赴日的社会文化背景。

两宋时期，江南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宋明理学兴起，禅宗盛行，特别是临济宗及文字禅风行。南宋末，金兵压境，宋朝廷“偏安一隅”。宋元之际，中日关系交恶。就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来说，一方面，南宋禅宗的发达导致大量日本僧人入宋习禅求法，另一方面，很多宋代的著名禅僧也应邀赴日弘法。同时，宋元之际为避难而渡日的中国禅僧也大大增加，如兰溪道隆（1213～1278）等皆属此类。南宋至元代是中日文化交流最频繁的时期。

第一节 两宋时期的江南佛教禅宗的盛行

公元960年，宋王朝建立。其后以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统一了中国。宋王朝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措施，为巩固宋王朝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宋代经济文化，特别是江南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在宗教政策方面，为加强国内统治力量，北宋历代政府对佛教均采取扶植、利用政策。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因

而使得宋代佛教一度呈现十分兴盛的局面。宋太祖赵匡胤自己不但经常参拜佛寺,而且还派遣大批僧人出国留学。据《宋史·太祖纪》记载,干德四年(966年),宋府派遣僧人行勤等157人“游西域”,每人赐钱三万。这在中国佛教史和历史上都是官派留学生最早、最多的一次。由于朝廷有意扶植,宋代佛教寺院经济力量雄厚。到天禧年间(1017~1021),全国有僧尼已达46万人(宋初仅有6万人)。到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僧尼仍达20万人。又,汉文大藏经就是北宋开宝年间首度刊刻;而北宋的译经规模甚至超过唐代。就佛教宗派来说,禅宗的不立文字,不重经论,在宋代得到继续发展,特别是临济、云门两派最盛。而教下诸家,如天台、华严、律宗则由于唐末会昌禁佛和五代兵乱,所受影响较大,远没有禅宗兴盛。但由于各宗互相融合,提倡“教(天台、华严)禅一致”、“净禅一致”,因而广为流行华严禅、念佛禅等等。北宋末宋徽宗时(1101~1125),由于朝廷笃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为道观,佛教则一度受到打击。

南宋偏安江南,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净两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远非昔比。然而,在江南地区,由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佛教文化的中心也随之移至江南,江南佛教反倒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兴盛和繁荣。“杭州内外及湖山之间,唐以前为三百六十寺,及钱氏立国,宋朝南渡,增为四百八十,海内都会,未有加于此者也。”^①南宋时期是江南佛教最为鼎盛和辉煌时代。而江南佛教的繁荣,主要表现为佛教禅宗文化的繁荣发达。以下主要就江南禅寺的兴盛状况来说明江南禅宗的繁荣发达。

从建筑规模来看,江南主要寺院规模空前的宏大。如创建于东晋的杭州灵隐寺,到北宋时,有殿宇房舍1300余间;杭州净慈寺

^① 见张十庆著,《五山十刹图与南宋江南禅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6页。

于南宋嘉定年间重建,有房舍 500 余间,殿宇 10 座;宁波天童寺弘智正觉(1096~1156)禅师继席时,常住僧人 1000 人以上,迎来了天童禅寺中兴时期。据南宋地方志记载,当时临安府(今浙江杭州)有寺观约 900 所,湖州 221 所,台州 400 余所,绍兴府近 360 所,庆元府(今浙江宁波)270 余所。江南禅寺数量众多、中心禅寺规模庞大、禅院等级也是最高的。

从寺院形成角度,唐代以前中国本来并无禅寺。中国禅宗从曹溪慧能后,四传至百丈怀海,百余年间禅徒只以道相授受,多岩居穴处,或寄住律宗寺院。到了唐贞元、元和间(785~806),禅宗日盛,宗匠常聚徒多人于一处,修禅办道。江西奉新百丈山怀海以禅众聚处,尊卑不分,于说法住持,未合規制,于是折中大小乘经律,创意别立禅居,此即丛林(禅寺)之始。到了五代,吴越王钱缪信奉佛教,尤其醉心于禅法,并曾诏改江南地方的天台宗之“教寺”为“禅寺”。

两宋时期,江南禅寺达到极为兴盛的局面。而宋代禅宗“五山十刹”制度的确立,则进一步促进了宋代江南地区禅寺的繁荣发达。所谓“五山十刹”之制,是南宋寺院建置的一种形式。其具体表现为寺格等级制度,代表了南宋最高等级与水平的禅寺。其建制始创于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它仿效印度之五山五精舍(又称五精舍十塔)而建。五山五精舍是指释迦牟尼在世时所住过的鹿苑、祇园、竹林、大林、那烂陀等五大精舍以及释迦牟尼圆寂后的顶塔、牙塔、齿塔、发塔、爪塔、衣塔、钵塔、锡塔、瓶塔、盥塔等十塔。是由朝廷品定天下诸寺寺格的等级,以“五山”为最高,“十刹”次之。“五山”是指:杭州的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北山景德灵隐禅寺、南山净慈报恩光孝禅寺,明州的太白山景德禅寺(天童寺)、育王山广利禅寺(阿育王寺);“十刹”指杭州中天竺永祚寺、湖州道场山护圣万寿寺、南京蒋山兴国寺、苏州万寿山报恩光孝寺和虎丘云岩寺、宁波奉化雪窦寺、温州龙翔寺、福州雪峰山崇

圣寺、金华宝林寺、天台国清寺。

除此，十刹下还设立甲刹，居于“五山十刹”之下的第三等级，甲刹元时有三十六禅院。“五山十刹”三十六禅院总称为“五山十刹”制。它们代表了宋元时期禅寺的最高等级与水平。

关于“五山十刹”的创设问题，张十庆的《五山十刹图与南宋江南禅寺》认为有两种说法：一说缘起于宋宁宗年间（1195～1224），由卫王史弥远^①奏准始置；另一说是起于大慧宗杲后，由灵隐寺禅僧所议定。^② 据《释门事始考》记载：“宋宁宗时，卫王史弥远奏立‘五山十刹’以准竺国。元朝更立三十六甲刹，于中举龙翔（明改天界善世）为五山之上，统三等诸刹”。《五山全集》之《旱霖集》中道：“五山支撑，由此而著，彼方乃吴越钱王置之，后世严焉不革”。《智觉普明国师语录》道：“定天下五山则吴越王力也，宋太祖也不改之，大元皇帝也从而行之”。我们暂且不去探究哪种是真哪种更确切，但自南宋以后确立的“五山十刹”制度造就了中国佛教历史的一代繁荣，同时由于南宋渡日高僧以及渡宋、渡元日本高僧的传播，日本镰仓江户时期也仿效设立了“五山十刹”禅寺制度，“五山十刹”禅寺成为高僧大德以及幕府武士习禅、做诗的场所，创造了一代五山文化的繁荣，对日本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各个层面影响深远，几乎改变了日本历史的发展。南宋的“五山十刹”禅寺中，浙江一地占据了五山之全部、十刹之六。

天下名山僧占多，名寺又出自名僧。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时期，临济、云门诸宗的重要人物，大部分都活动在江南地区，从而使江南禅寺高僧云集。正是江南地区的“五山十刹”及众多高僧聚

^① 史弥远（1164～1233）：宋宁宗时曾任右丞相，死后理宗追封其为卫王。他向朝廷奏改传统寺院为禅寺、奏立五山十刹、大建功德寺等，对江南寺院的发展影响甚大。

^② 见张十庆著，《五山十刹图与南宋江南禅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19页。